



## 寒山花开

□ 程远河

山外春已老,山中花刚开。刚入山,处处见槐花含笑向人;再深入,多是刚刚挂出了蒲穗,羞涩对人;到山顶,那些刺槐还没有动静,真的是秘不示人了。

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层次,多面而不单调。花正开,与其对话;花半开,品其神韵;花未开,想其风貌。

浑厚的大山不会让人失望,它总能激起我心里冲天的豪情。虽然眼前的花有些零散,久旱之下显得并不生机勃勃,但对面的山头,绝对是十里槐花铺展开的雪色长廊,是弥漫无边的冲天香阵。

众人兴奋,带我们进山的当地老者却淡淡地说,这雪海花潮得益于深山苦寒……

那一棵棵槐树至少要经过一百天冰雪欺凌。冬夜,山风呼啸如狼嚎,扭得树干吱吱作响,让人担心这些树能否受得了这苦痛。

好在春终究是要来的,一旦地气适合,这些树就得理不饶人似的开出串串白花,层层叠叠,前呼后拥,形成了无声的大潮。

盛开的刺槐花儿是上好的蜜源。蜜蜂围着它们浅唱低吟,一朵也不放过。它们也知道这

花儿经历的辛酸,要用无限的柔情来温暖这些历经沧桑的灵魂吗?

走过苦寒,但绝不怨天尤人,见人就倒苦水。它们只把最美的一面展露给世人,雪压愈久色愈白,苦浸愈久味愈香,只要有阳光和风,就开个灿烂无边。

行走间,小路曲折萦回,往往欲进先退,尽得山中意趣。

行至青山缺口处,忽然传来“咯咯”的笑声,把大家的目光引了过去。

二三十米外,一户人家门前的青石板旁,一个小女孩在追逐起落不定的弹弹球。离她不远处放着一个竹篮,里面的线团时动时停,旋转着绿色的诱惑。

打毛衣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,她坐在一棵小刺槐树下,一针一针在钩织生活,脸上是轻轻的笑意。我想象着春日的黄昏,她领女儿漫步在门前青青的草坡采摘野花的情景。

女人招呼我们坐下,喝茶。大家说着话,乡音里透着情谊。她养的几十箱蜜蜂,围着主人边歌边舞。女人让女儿拿来蜂蜜,往我们

的杯里加了一点。不染纤尘的槐花蜜,果然甘甜沁脾。

望着面前的小女孩,我在想,十年八年后的她,还记得小树下无忧的童年,记得停在槐花上那只翅膀一张一合的彩蝶吗?

花开深山,让人心也迢迢如春水,波澜千层。

继续走,走向大山更深处,终于见到一片开阔地,绿草间开着各色的花儿。山脚下,有一眼不太深的井,井水满溢,汩汩流出成小溪,溪上飘着落花,曲曲折折出山林。在水流跌落成瀑布处,有着林人的小木屋,屋外木桩上拴着一只小黄狗。不见主人,只有小狗静卧,望着苍茫的远山……

我们感叹,与通都大邑咫尺之遥,竟有如许深藏人识的青青山林。是不幸,还是大幸?



编者按 暮春时节,大路旁、沟岔边、山顶上,一簇簇,一团团,槐花静静地开了,没有牡丹的艳丽,没有桃李的芬芳,却可观、可食,是洛阳人心中最难忘的故乡花。洛阳文友笔下的槐花情结,是不是也触动了你的思乡之情?

## 和光同尘

□ 马继远

清香满山谷。处身其中,不自觉地,眼神便要四处打探,意欲探寻香气的出处。

零零散散地,其实已经看见了槐花。溪边低枝上,就有数串荷包样的素白花,近在咫尺,唾手可得。心里却想,绝对不只这些!来之前,当地朋友描绘的花海,又在哪里?

有点失落。朋友宽慰道,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,那些铺天盖地的白花,或许正隐藏在高山之巅,静候我们到来!

那就溯溪而上吧。一溪瘦水和着花香,叮咚作响。几只调皮的蜜蜂,大概艳羡我们略显光亮的衣衫,纠缠着在我们耳旁嗡嗡。

泉水的响声消失了,水已穷,花却未现。

山顶的槐树,稀疏而挺拔。抬头看树梢,阳光越发刺眼,没有期望中的绿树繁花。槐花生云海,大概与我们无缘了。

日已偏西。朋友突然激动地指向远处的山峦:看那边!但见远处背光的山坡上,一大片灰白的丛林,不动声色地在铺陈延展。

远处的槐花林,不似雪,没有雪翻眼的锋芒;更不似云,没有云缥缈的神韵。那槐花林,只是山间弥漫的一片灰白,素淡而缺少亮泽,沾满空气,在不扎眼的光照下,低调而厚重地堆积着。虽然槐花林离得有些远,但终究是欣赏到了。

回到谷中,光线已经柔和。去时不曾看见的花,此时竟都显露出来,一串串,一簇簇,挤压在枝头。素白的小花,躲在嫩绿的叶子间,迎风芳香着。

折下一枝槐花,娇小的花朵,不想出风头似的,羞怯地躲在叶子下面。白色小花和片片绿叶相比,总会让人误以为手中拿着的不是一枝花,而是一丛叶。几串娇嫩的花蒲穗,新生成不久,还带着绿丝,不细看,更是难以发觉白花的存在。摘下几朵,送入嘴里,甜,也带着几分涩。

近处,溪对面的槐花林,微风拂过,也成了一片花海,仍然是那种素淡的白,夹杂着些许的山野绿、些许的尘土黄。绿色退让了,先前经过时看到的灰白色,原来就是簇簇槐花。

花,其实一直都在,只不过日光正强时,它们同尘一色,和光而藏,难以被人发现。于是,我不由得惊叹槐花的朴素和低调,想起了那句话:和其光,同其尘,是谓玄同!

## 花深不知处

□ 梁凌

像泡桐,火气旺,性子急,粗枝大叶的,春天一来,便爆米花似的崩出一树喇叭。这种性子,注定成不了材。

槐树不急不躁,柳老了,桃李谢了,它才安安静静地在焦枯的枝头挤出豆大的绿,老枝衬着,薄薄的阳光照着,明晃晃的。它慢慢地生长,谨慎地着花,花可入饕,可酿蜜。因了槐花的纯朴,所以生出一串叫槐花的女子,喊一声“槐花啊……”就能跑出好几个朴实的女娃,青花瓷般,排排站着。

走到山顶,才看见更密更多的槐树立在那里。只是山上气温低,花没有开,多是米粒大的花骨朵。看着槐树密匝匝的阵势,只有在想象里勾勒槐花盛开时云雾蒸腾、香气四溢的景象了。

在槐树林里徜徉,漫无边际,竟迷了路。想找一条小路下山,却找不到,一群人

像探险者一般黏在悬崖绝壁上,抓住槐树枝、藤条、石头,硬趟出一条路,衣服挂了,帽子掉了,狼狈不堪。向导说,他去找找前面可有出路,可是,他走后,久无音讯,大声喊他的名字,空山无语,只有野鸡间或“嘎”地叫一声。派人去寻,寻的人也半天不回,大家有点害怕了,只得又小心翼翼地爬回山顶。

及至山顶,才听见向导的呼唤,原来,他在悬崖上也找不到路,沿着另一条路上到了山顶。他大声喊我们,但喊声在山林里被无数槐树吸了去,传不远。

在这里,谁都是过客,只有槐是主人。沿原路下山,遇上养蜂人,竟是朋友的故人,正拿着蜂板割蜜,我们买了两瓶纯正的槐花蜜,及走远,回头,见他还在路边挥手,黄绿色的迷彩服,衬着背后绿绿的山,浑然一体。

## 槐花故人

□ 韩报春

雨后初晴,我去看秦叔,只见二十多个蜂箱一字排开在沟边稍平整的阴凉处,没到近前,就听得蜜蜂飞舞的嗡嗡声。秦叔戴着纱帽在查看蜂坯,两个稚童在塑料布撑起的小棚边玩耍。

秦叔忙活完,在沟底的溪水边洗把脸,坐下来和我闲谈。问起今年的收成,秦叔说,还可以,只是年龄大了,又患有肝病,一百多薄地能解决一家吃饭,但自己看病,两个孙子将来要上学,都要开销。这条沟槐树多,花期长,能多取点蜂蜜。

一个多月后的傍晚,秦叔来家里送了一瓶蜂蜜,说要上山回家了。我送他出门,门口停着一辆四轮车,车上装着蜂箱、被褥,还有两个大铁桶,两个尚不懂事的孩子坐在被褥上嬉闹。秦叔说,今年还不错,取了将近三百斤蜂蜜,回家卖了,一年的花销基本也就顾住了。明年春上还要进山。

目送秦叔,夕阳里,他搂着孙子,凝成了一团。

今年二月下旬的一个傍晚,一个噩耗传来,秦叔去世了。我一惊,赶紧起身,推上院子里的摩托车冲进夜色。

山里的夜,寒气逼人,突然间我泪流满面,总以为老实寡言的秦叔不会走得这样快,总以为今年他仍会带着孙子进山,总以为四道沟满山的槐花还在等着他……

秦叔直挺挺地躺在一竹床上,面庞黧黑,整个人瘦成了一把干柴。秦叔告诉我,老头昨晚还念叨着,再难也要让孙子上学,病好了还要去山里放蜂……

深山槐花,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你为谁年年开放,岁岁芬芳?又为谁落花成冢,凋零成泥?

而今,青山依旧,花海如潮,天涯望断,不见故人来。